

“你搞核电那么有名，还以为你是工物系的呢。”我敢于改行，主要得益于在清华六年学习打下的扎实知识功底。大学时，我除了学习专业课程，如钢筋混凝土、结构力学、建筑设计等，还学习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电工学、金属工艺学、测量学、地质学等。正因为学习了金属工艺学的基础知识，才有了处理安全壳焊接问题的能力。就安全壳环吊牛腿焊缝开裂的相关问题，我咨询了母校的潘际銮院士。他提到可能是温度应力引起的，我们后来采用焊前预热、焊后保温消除了裂缝，提高了质量，解决了这个问题。

除了清华给予的扎实知识功底，我又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核工业领域摸爬滚打几十年，工作经历又进一步拓展了我的知识面。转眼近四十年过去了。我国的核电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当年我指导的一些大学生后来也成为领导或技术骨干，我的学生们也在市政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让我倍感欣慰，可以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不管过去经历如何，退休后一切归于平淡。如今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和老伴相濡以沫，在黄浦江畔安度晚年。子女也都学有所成，在上海成家立业，常回家看我们。晚年健康长寿，看到晚辈成才、祖国强大，是我们这代人的福气。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清华文科生

○黎尔平（1986级第二学位，社科）

清华岁月

1986年8月，我怀揣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坐上从广西桂林开往北京的火车，到清华报到。当时从桂林到北京的火车要坐28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如果我找不到北京火车站的接待处，我怎么去清华园呢？我向北京人问路，他们会不会给我指路？所幸的是，一下火车就找到学校新生接待处，我们坐着大巴从南门进入清华园。

过了几天，我问我们的班主任樊富珉老师，说如果找不到新生接待处怎么来清华校园，樊老师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位清华老师坐火车回北京，邻座的是个从南方来北京探亲的老农，火车到北京站已是深夜，老农举目无亲，无处可



黎尔平校友

去，那位清华老师二话不说，就把老农安顿在自己家，第二天又亲自带他去找亲戚。

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清华老师，什么是清华人，同时也影响了我之后的教师生涯，让我知道如何对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学生。关心爱护、陪伴自己的

学生，经常与学生在一起是了解他们的性格、学习动因甚至是学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们社双六班所在的系叫社会科学系。从学习到生活，社科系的老师都对我们呵护有加，虽然已过了40年，老师们上课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林泰老师的历史唯物主义课既提纲挈领，又娓娓道来，把那些深奥的哲学原理讲解清楚；李润海老师讲国际共运史时不看讲稿，滔滔不绝却极有条理，复杂的历史事件、人名地名他都能信手拈来，把课堂笔记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寇世琪老师的科技史课思路极为清晰，她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了我一辈子；国学大师钱穆之子钱逊老师讲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课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探索历史的大门。我随手列举了上面几位老师，事实上，清华社科系老师个个优秀，每个老师开的课都很有特色，这些课程看似互不相干，但在本科阶段应该是一种通识教育，打下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后，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再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



黎尔平在比利时参加二〇一八
中欧人权研讨会

2001年，我再次进入清华园攻读博士学位。我的研究方向是国际人权组织，这既是一个很小的领域，同时又涉及很多学科，包括政治学、国际人权法、国际和国内NGO管理、国际关系、公共政策分析等。2004年，当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我也成为了人权学领域学者，参加了历次“北京人权论坛”“南南人权论坛”等国内重大人权论坛。同时，我也曾多次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妇女署和欧洲委员会等政府间组织的学术会议，宣讲中国在人权事业上取得的成就。

留学和带留学生

我曾分别在1998年、2003年和2004年到英国赫尔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访学，因此也熟悉了海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2007年我到了汕头大学任教，后来到昆明理工大学任教，这时中国的大学开始大规模招收海外留学生，于是，我也成为了招收留学生的中国导师。

那些年，我每年差不多要招收两位博士、四位硕士留学生，他们中既有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也有自费生。我用在清华学到的知识、道理教育培养他们，当这些留学生毕业回国，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作贡献的时候，我常常想，他们从我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祖国的经济强盛、科技进步、文化发展不正是我们这代清华学子的人生经历吗？

如今，我指导的留学生遍布南亚、东南亚，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到越南、老挝、泰国和柬埔寨，他们正在或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栋梁，成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爱华友华使者。

南亚东南亚国别与区域研究

云南与越南、老挝和缅甸接壤，与柬埔寨、泰国近邻，澜沧江流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响应国家号召，云南成为了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发展的辐射中心。因为我身在昆明，我的研究方向自然与国家的需要相一致。

因为在清华求学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加之前往东南亚各国十分便利——从昆明乘飞机到澜湄各大城市最多两个小时，凭借这种地理优势以及指导众多留学生的经验，我很快成为澜湄国家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专家。

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田野调查，常常与当地学者、政府官员以及中资企业员工交流是做好、做实研究的基础，甚至还要学会他们的语言。我到柬埔寨金边、西港的时候，常常自己叫一辆“突突”车就前往调研地点。在老挝的时候，请当地人喝啤酒“BeerLao”，与他们交朋友。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倾听他们的建议，阐释中国的观点，了解和掌握中资企业家投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因为我这种接地气的风格，柬埔寨亚洲愿景研究院（The Asian Vision Institute, AVI）、老挝沙湾拿吉大学都聘请我做研究员、顾问。

国别与区域研究要满足国家和企业的需求，需要解决问题，这是我做研究时的宗旨。为此，我除了向政府部门写政策建议，还帮助中资企业、机构到东南亚国家做好项目落地。目前，我最大的愿望是帮助老挝沙湾拿吉大学发展，履行我作为校长顾问的职责。沙湾拿吉大学虽然有宽大的校园，但由于资金和教师不足，偌大的校园只有几栋教学楼，工学院、农学院几乎没有实验室，教师少有科研项目。而老挝丰富的矿产资源、南部肥沃的土地需要大量本土人才去开发。此外，教育学院虽然有了博士点，但报考师范专业的人并不多。

我经历了中国大学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帮助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发展教育、科研也成为了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一个方向。

当然，东南亚国别与区域研究可以做的领域很多，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从国际关系到国际实验室建设，东南亚研究给人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清华人可以在这里大展身手，用智慧、严谨求实的作风搭建起中国与东南亚的纽带。

当然，东南亚国别与区域研究可以

做的领域很多，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从国际关系到国际实验室建设，东南亚研究给人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清华人可以在这里大展身手，用智慧、严谨求实的作风搭建起中国与东南亚的纽带。



1988年，清华社科系硕士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毕业合影